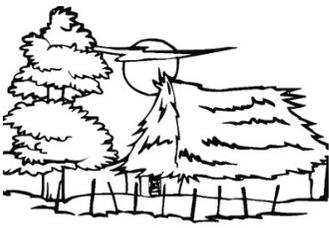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人生絮语



布尔陶亥春风狂

这几天,大地上看上去还是或深或浅的褐色,但感觉灵敏的动物们已经触摸到了春天的丝丝气息,狐狸、羊、喜鹊在同一块牧场和谐同框,沙梁上、小河边的红柳也泛出了些许颜色。春风浓重地吹着,头发凌乱的我突然意识到,纵使疫情仍在,但春天毕竟还是春天。

春天里春风跑着步的来临。春风在我的理想中应当是温柔的,她轻轻吻着杨树柳的枝条,微微吹皱布尔陶亥坝里的水,悄悄在山坡的枯草下藏些绿色,暗暗的抚摸小鸟的羽毛,稳稳地将风筝送至空中。但布尔陶亥苏木的春风与我理想中的春风大相径庭。

布尔陶亥的春风多变化,有时柔些有时狂些,这几天便吹得生猛。站在风中,后悔把棉衣收了。风轻易穿过厚外套,钻到毛孔里,寒毛嗖一下子便竖起来。如今的春风虽然狂些,但没有夹杂沙子。回想20年前的布尔陶亥,那时春风是相当粗野,一刮便是黄漫漫的整整一天,沙尘暴刮到脸上,小小沙粒也发威,打的人脸生痛。那时不敢轻易洗衣服,晾在教师宿舍外的衣服被春风蹂躏过后,小细尘怎么抖也抖不掉,比没洗前更脏。

夜里,风不停的话,窗户外呜呜哇哇,听着难受,虽然一直生活在北方,但大风声总也是听不惯。越听越不敢睡,把头埋在被子里,但声响却不觉得变小,反倒是呼吸不怎么顺畅。好不容易才睡着,梦里却走不出刮风的田野,依然逃不出这春风的魔爪。早上双目无神,盯着镜中一头乱发的人,都有点认不出来了。风声,总让我心神不安,两只手搓了又搓,盯着手背上干皱的纹路,便再涂一遍护手霜。风声继续响着,都有点不想把脚迈出门去,怕迈进风里的心被吹冷。再者说,我的体重还得增些,风劲儿大,都站不稳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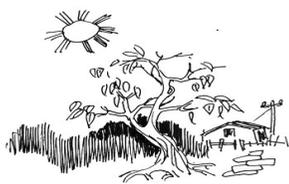
春风,你狂个什么劲。脑子里有个念头,便是和春风吵一架,我冲着风却张不开嘴,只要张了嘴,风便一头钻到肚子里让人又凉又痛,对风,真是没有办法。不仅仅是我没有办法,那些干草团子、干玉米叶子更是没有办法。风一吹,干草团子满地打滚,干玉米叶子便是天上地下乱作一团。这风把大地揉的一点脾

气都没有。

但转念一想,苏木的春风没有点爆脾气怎么踢开冻着的土地,怎么让平塔塔(方言)、圪梁梁、阳湾湾、阴坡坡从冷冷的沉睡中醒来。用不了多久,春风便会催动田野里各种植物纷纷复苏,扑身投入又一次轮回。春风还会催动备耕的老乡们,把粪肥撒到田里,把种子备齐,播种新一年的希望。

布尔陶亥的春风,任它狂吧!
文/刘雅娜

◎生活拼盘



心底最温暖的地方

这段时间疫情基本清零,人们渐渐开始走动,前几天弟第一家回老家看了爸妈,我也蠢蠢欲动,好多天没见老爸老妈,着实有些想了。

约上妹妹和外甥女,还有侄女,一起回家,今年过年,由于妹夫哥哥从湖北回来,妹妹一家属于密切接触者,自觉进行了隔离,所以春节后一直未见面。

在老妈家时少了一家人,老爸一到吃饭就念叨外甥女,老人们特别希望一家人齐齐整整在一起,尤其是过年。特殊时期遗憾终会有,好在我们来日可期,回家时老妈让我给妹妹带来一箱零食,他们这才安心,父母对子女的爱,哪个也不能少。

所以这次妹妹她们也回去,侄女也必须带上,三个孩子数她最小,老爸老妈最挂念她,要不带回去,老妈得念叨两天,大小五个人,正好一车,我当车夫。

回之前给老妈打了电话,一听都要回去,老妈高兴得不得了,说她马上去炖骨头,我说简单吃点儿就好,老妈说完“不麻烦”,就挂了电话忙去了。

去门口药店给老爸买了药,接上她们,上高速一路畅通,很快就到家了。到了村口,登记了信息,老爸出来把我们接回家,孩子们一进院子,像飞出笼子的小鸟,这些天的居家生活把孩子们都憋坏了,摘掉口罩,看着久违的亲人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感觉整个院子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。

回老妈家,只要提前打电话,永远都是饭等人,一回家总会吃上香喷喷的饭菜,三个孩子吃得越多,老爸老妈越开心,一边给孩子们夹菜,一边笑吟吟看着,满眼慈爱。

下午三个孩子一起玩,我和妹妹陪老爸老妈聊天,开心时总

会觉得时间过得快,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。

晚饭后,一家人看电视,平时没觉得好看的电视剧,昨天却都看得津津有味,老妈时不时冒个冷笑话,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,孩子们说老妈是专门来搞笑的。

晚上睡觉,6个人挤着睡在大炕上,很快进入梦乡,再睁眼时,已是第二天9点,老妈早已去东房忙乎。午饭老妈又给我们做了糖饼,这是之前孩子们提出来的,老妈一直惦记着,午饭还是我们爱吃的:老妈生的豆芽,老爸做的扒肉条,家里母鸡下的鸡蛋,还有炖鸡肉、炖骨头,还有我爱吃的鱼,老妈说她6点多起来就张罗了,生怕我们提前走,赶不上吃饭,听着我忍不住泪目。

饭后,想着下午又得回家,忍不住伤感,每次回家,总是坐享其成,但父母越来越老了,还是想让他们少干点。拿了桶去正房接水,被老爸老妈一顿训,不让我拎。

不想走,于是开始磨蹭,孩子们陪老妈打会儿扑克,我陪着老爸喝会儿茶,在爸妈的催促下,依依不舍离开家,心情复杂,无以言表。父母在,知来处。即使身处异乡,心底仍有最温暖的地方。
文/杨利珍

◎青青左岸



桂花落

古城中,那巷悠长,从城中的半山,弯弯曲曲,一直要延伸到老街。

旧时,巷里多古城大户人家,商贾或者为官,家境殷实。家家喜种桂,取字富贵。待到桂花开时,满巷馥郁芬芳,因此,人们称这为桂花巷。

妮住在桂花巷。每天上学时,他穿过巷子,妮会在家院等他。一开门,他会看见,院落里一棵桂花树,几乎要伸出墙外。

三年了,几乎天天如此。他走进桂花巷,遇见妮,再一起走出桂花巷。

妮每天在院里拉小提琴。妮的父母希望她考上音乐学院。妮的提琴课时费,听说价格不菲。因为他在古城与奶奶相依为命。他喜欢她,也只能留在心底,从

来不说,因为他和妮有着太大的差距。

桂花开时,他在墙角下等妮。那些落花,他都收藏在文具包里。没人时,他拉开文具包,嗅嗅,感觉妮就站在面前微笑着。

那年,妮顺利考走了,去了她想去音乐学院。他考上的工科院校,与妮一南一北,距离遥远。

分开那晚,他去桂花巷。在妮的院外靠着墙,听妮断断续续拉琴,好像在倾诉。他仰望着桂花,风吹过,一簇簇落下。

多年以后,他经常能听到妮的消息,是在报纸或者网络上。他关注着妮的每一个动态。

这一年,奶奶走了。他赶着回来,处理完事务之后。他想起桂花巷,问起古城人。古城人说,巷已拆了。他急匆匆奔去,那里已改成商住楼和街头公园。妮家那棵桂花树还在。站在树下,他抚摸树的躯干,风吹簌簌有声。像是寻见故人。

这年,妮收到生日礼物,说是一位粉丝寄来的。打开一层层包装,玻璃瓶里装满了干桂花,还有当年妮的写的小纸条。

那一年热榜上,有首《桂花落》很火爆。电视采访妮的时候,妮说,这首是写给一位她爱着人的,只是这些年联系不上,感觉他隐藏起来似得。

他就站在电视前,看妮倾诉,回忆着桂花巷的故事。那一刻,他幸福地微微笑,眼角藏着一颗泪。
文/杨钧

◎闲看简说



辣的进行时

一场大风刮过,天猝不及防地冷了。傍晚去接孩子放学,因为穿得不够厚,等的又太长,居然冻得没着没落的,打骨头芯儿里往外冷。好容易回到家,仿佛还心有余寒,恨不得抱个火罐子揣在怀里,才能安然。

当家的连忙张罗晚饭。一句“我们吃麻辣火锅怎么样?”大家齐声应和。一包麻辣锅底料放进电火锅,银白氤氲的水汽很快袅袅地升起来,伴着“滋滋”的声响,火红的锅底汤翻滚、蒸腾,火爆、热辣,我坐在一旁看着,心里竟有一点惬意,觉得这东西简直是寒冬里的恩物,那种浓烈而复杂的香气,还没吃到嘴,就已然被安抚了。几片嫩滑的羊肉下肚,一身的饥寒便一点点散去,唇齿间满是浓厚、高亢的麻辣鲜香,辣得爽劲,麻得熨帖,发根里

也似乎渗出了一层细密的热汗,朵颐大快,身暖意足。

吃饱了,喝足了,闲着坐在桌边闲聊,不由得说起这辣椒的好。父母的饮食素来平和清淡,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,小时候对麻辣之类强刺激的味道,总是敬而远之。有一回在舅舅家吃饭,慈爱的舅妈不断地往我碗里布菜,其中的一道肉片土豆炒辣椒,却让我犯了难——不吃,未免辜负了舅妈的心意,况且舅舅、舅妈和表姐都在劝我“不辣,尝尝看,好吃!”心存侥幸地吃一片,那薄薄的土豆却仿佛一下变成了越烧越旺的火苗,在唇舌之间迂回辗转、上蹿下跳,辣得我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那火烧火燎的感觉,至今还记得。

后来上大学住校,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学习性混杂,口味也彼此徐徐渗透,加之火锅的伙食实在粗陋寡淡,没有一点猛料相佐,简直难以下咽。于是渐渐地,我似乎也能吃一点辣味了,虽不过是袋装榨菜之类,星星点点地辣得“不入门”,于我,却未尝不是个划时代的进步。有一回在校门口,看到几个纤纤瘦瘦的女孩子,每人守了一抱羊肉串,横着一根签子大咬豪嚼,一面嘻嘻哈哈地说笑,一面喊“老板再加点辣椒”。摊主惊奇地应着,举起辣椒罐左右一抖,呛人的辣椒面儿便应声飘洒到肉串上,像一团红色的烟雾。我对那烟熏火燎的东西,原本并无好感,可是那几个女孩的吃相,着实感染了我,羡慕之余,心中竟有一点点不平,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太没劲了——乏味,拘谨,放不开,因而不尽兴。

也许,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,我开始慢慢学着吃辣,这几年竟也小有长进,渐渐变得无辣不欢。我家附近的商业街上,有一家麻辣香锅的连锁店,里面的麻辣地道、够劲儿,隔三差五地,我便要拉上家人去过过瘾。偌大的一个餐厅,食客常常爆满,排在红彤彤的灯笼下面吃着聊着,一张张脸也红彤彤地沁着油汗。那兴致勃勃的样子,让人觉得吃着越发有兴头了。虽说我点的“微辣”,在这里的段位最低,可是也高兴自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,觉得这火爆、快活都有我一份儿,心里,是一种满足的喜悦。

于是觉得把饮食看作一种文化,是有着深邃的道理的。或酸爽,或劲辣,或甘甜,或幽苦,哪怕是最老实质朴的咸,每一种口舌背后,都蕴含着一种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况味——是一种性情,也是一种容量。所以我愿意相信,一个什么味道都能吃的人,是广纳博收的,而人生五味全,酸甜苦辣咸——错过一味,或许就会错过很多东西。

文/阿简